

文稿

「只此一丸地，曾為百戰場」--
吳德功、丘逢甲、洪棄生〈澎湖賦〉探析*

劉萱萱**

一、前言

賦乃中國獨有文體，不僅歷代帝王多鼓勵提倡作賦，多數文人亦將賦做為盡忠和進身之階。東漢以後，賦被捧上正統文學的寶座，賦在政治上頌德諷失、甄別選拔人材、懲惡揚善的特色，更是特別得到多方面的發揮。因此賦的政治作用，比起其他文體更為顯著¹。到了清代，賦的題材幾乎做到了「無事不可入，無境不可繪，無意不可通的境地，比較全面地體現了文學反應外部世界，表現內心情感的雙重功能」²，因此當清末國家遭逢內亂與外患雙重夾攻下，文人們的文學創作轉而高呼維新，救亡圖存，彰顯時代精神，吳德功、丘逢甲和洪棄生的〈澎湖賦〉就是在這樣動盪不安、極欲求變的時代下產生。

綜觀明鄭至日治時期（1661—1945），以澎湖為探討主題的賦有八篇³。周于仁〈觀海賦〉描寫前往澎湖時的海洋之險與美，〈文石賦〉藉文石，暗喻謙謙君子如己。王必昌〈澎湖賦〉是首篇以澎湖為名的賦作，全面介紹澎湖的自然景觀與物產民風，是篇歌頌皇家的賦作，「湛恩廣沛而莫外，愷澤旁流於何窮？品物蕃滋，競稱海嶠。人民樂利，咸沐王風」⁴。楊浚〈澎湖弔古賦〉二篇是以澎湖為背景，懷想鄭氏王朝的興衰。而吳德功、丘逢甲、洪棄生〈澎湖賦〉三篇，均寫於清法戰爭後，藉賦說明澎湖於臺、澎海防戰略位置上的

* 感謝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吳福助老師再三的細心指正與提供相關資料，使得本篇論文更加完備嚴謹，謹此致謝。

**劉萱萱，澎湖縣文澳國小教師，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¹ 參見曹明綱：《賦學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1月），頁268-275。

² 詹杭倫：《清代賦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2月），頁52。又詹杭倫認為清代賦的創作受到三個因素影響，故可概分為三類，一是歌功頌德之賦，二為科舉作賦，三為逃避政治後單純歌詠的「詠物賦」。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納入中國版圖，因此臺灣賦的創作亦受上述因素影響，賦作頗為興盛。詳細資料請參見詹杭倫：《清代賦論研究》，頁39-52。

³ 此八篇為周于仁〈觀海賦〉、〈文石賦〉、王必昌〈澎湖賦〉、楊浚〈澎湖弔古賦〉二篇、吳德功〈澎湖賦〉、丘逢甲〈澎湖賦〉、洪棄生〈澎湖賦〉等。以上參考自《全臺賦》所收錄之賦作，《全臺賦》所收錄臺灣賦作的範圍即明鄭至日治（1661—1945）。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2月），凡例1。

⁴ 王必昌〈澎湖賦〉，收錄於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頁89。

重要性。本文所要探討的「澎湖賦」是吳德功、丘逢甲、洪棄生於清法戰爭後所寫的〈澎湖賦〉，因為這三篇的寫作年代相近，動機相似。

近年關於臺灣賦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少有聚焦於澎湖主題的賦作，即使提及亦是以清初王必昌〈澎湖賦〉為討論重點。本文欲探討的清末三篇〈澎湖賦〉，目前僅看到二本碩論王嘉弘《清代臺灣賦的發展》、塗怡萱《清代邊疆輿地賦研究》談及⁵。王嘉弘《清代臺灣賦的發展》中以一節「三篇清末創作〈澎湖賦〉」概略地介紹作者丘逢甲、吳德功和洪棄生，並探知這三篇賦作欲藉著歌詠澎湖重要的地理位置，來警惕清廷重視澎湖海防，展現了文人感時憂國的氣節，但在文本註釋與內容分析上未能再更進一步。而塗怡萱《清代邊疆輿地賦研究》僅以「地理區域」概念談王必昌與洪棄生〈澎湖賦〉，所談篇幅更少。

筆者的碩士論文是探討清領至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澎湖三大主題書寫⁶，其中之一就是歷史。綜觀清領時期寫澎湖歷史的古典詩雖多，但多著重在史蹟，如「紅毛城」、「西嶼燈塔」等懷古歌詠，談歷史的「詠史詩」則寥寥無幾，直到日治時期日本漢文學者久保天隨才有真正以澎湖為題的〈澎湖詠史詩〉七首⁷。筆者最近接觸到臺灣賦之後，發現欲瞭解清領時期的臺灣人如何看待澎湖歷史，從賦切入竟然是最好的文體，一者是因為賦體向來有「區域之內百科全書」⁸的美稱，既然名為「澎湖賦」，那麼內容上就免不了對澎湖地理歷史全面書寫；二來吳德功、丘逢甲與洪棄生〈澎湖賦〉都是作於清法戰爭，法軍侵略臺澎之後，作者的寫作動機目的不言而喻。

自元代澎湖設巡檢司起，在政客文人的眼中，澎湖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其海上的戰略地位。從清末吳德功、丘逢甲、洪棄生〈澎湖賦〉雖能看到澎湖小歷史民俗風土的概述，但更可見澎湖「只此一丸地，曾為百戰場」⁹的繁複

⁵ 王嘉弘：《清代臺灣賦的發展》，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塗怡萱：《清代邊疆輿地賦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⁶ 劉萱萱：《海洋、歷史與風土——臺灣古典詩中的澎湖書寫（1661~1945）》，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1年。

⁷ 久保天隨：《澎湖遊草》（作者自印，1933年）。

⁸ 游適宏：《試賦與識賦：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年11月），頁169。

⁹ 此詩句擷取自陳梅峰〈佛蘭西攻澎〉，全詩為：「酒酣談往事，慷慨輒低昂。只此一丸地，曾為百戰場。荷蘭嘗捋虎，鄭氏亦亡羊。佛寇頻窺此，南洋險北洋。」見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第11冊（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4月），頁548。

大歷史¹⁰。而在作者動機目的極為明顯的寫作下，三篇〈澎湖賦〉如何呈現澎湖的地景風俗，從何角度切入澎湖歷史？熱血文人藉其作品欲向國家提出什麼建議？是否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這些都是本文要探討的重大問題。

二、文人筆下的澎湖地景與風俗

吳德功、丘逢甲、洪棄生三位文人在臺灣文學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作品量豐。清法戰爭後三人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賦體，以澎湖為題抒發個人己見，期望國家能有一番改變與創新，企圖喚醒中國這頭沈睡的獅子。

作者的個人經驗，影響其觀察事物的視角。作者的個人寫作風格，也影響其文章的內涵。因此相同的澎湖地景，由於採用不同的處理方式，從而在三位作者手上呈現不同的風貌。以下先分析三位作者的生長背景，再探討風格迥異的文人，如何描寫澎湖。

（一）清末三篇〈澎湖賦〉作者簡介

1. 吳德功

吳德功（1850—1924），臺灣彰化縣人，字汝能，號立軒，是清領到日治時期彰化地區名聲極高的仕紳，對於彰化地區的社會福利頗有貢獻¹¹。文學著作有《瑞桃齋詩文稿》、《戴案紀略》等，其詩文透露出晚清至日治中期臺灣中部仕紳在政權轉移後的心路歷程及現實處境。¹²

吳德功曾在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 1895 年）割臺前，應孫傳袞之邀籌受「聯甲局」，募兵訓練並捉捕盜賊，以維持彰化社會的秩序，後任「聯甲局」正管帶領義軍參與抗日，失敗後避亂隱居¹³。後來日本領臺，日方因吳德功地方聲望頗高，聘請他出仕，於明治三十年（清光緒二十三年、西元 1897

¹⁰ 所謂「小歷史」，指「局部的」歷史，比如個人性的、地方性的歷史；也是那些「常態的」歷史，日常的、生活經歷的歷史，喜怒哀樂的歷史，社會慣制的歷史。所謂「大歷史」，指全局性的歷史，比如改朝換代的歷史，治亂興衰的歷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歷史等等。見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 11 月）。

¹¹ 光緒六年（1880）吳德功與彰化知縣朱樹梧開設彰化育嬰堂，短短十五年來救活五千多個女孩。參見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三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5 月），頁 109。光緒十九年（1893）重新擴建因戴潮春事件損毀的彰化忠烈祠。見吳德功：〈合建忠烈祠序〉，《戴案紀略·卷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5 月），頁 59。明治三十四年（1901）重修彰化節孝祠。

¹² 參考施懿琳：〈吳德功提要〉，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第 10 冊（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年），頁 379。

¹³ 余怡儒：《吳德功的歷史書寫與時代關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頁 25-27。

年)受佩紳章,並擔任彰化縣辦務署參事¹⁴。

從吳德功的作品與事蹟來看,他對漢文教育和地方事物相當注重,作為一個地方仕紳,是熱心為民請命、關懷鄉里的先賢¹⁵。因此當法軍侵門踏戶,將帝國觸角從福建伸至北臺灣後再到澎湖時,挑起了臺灣人的不安,吳德功遂執起文人之筆寫下滿腔的理想抱負,寄望遠在海的另一端的朝廷能守護臺灣,還給臺灣人一個安全安心的家園。

〈澎湖賦〉收於《瑞桃齋文稿》下卷,寫作時間不能確定,但從文中提到「觀法寇之憑陵,洵令人而髮指。既圖福省,竟從馬尾以興師;欲噬臺疆,先向澎洋以戾止」¹⁶,可見本文應寫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以後。吳德功〈澎湖賦〉發表於《臺灣文藝叢誌》第二年第二號¹⁷,無獨有偶,在此同時丘逢甲〈澎湖賦〉亦刊登於同一本雜誌上¹⁸,其中緣由頗值得探究。¹⁹

2. 丘逢甲

丘逢甲(1864-1912),彰化翁仔社²⁰人,字仙根,號倉海、蟄仙,詩文常署名倉海君、南武山人,主要著作有《嶺雲海日樓詩鈔》,凡十四卷²¹。光緒三年(1877),十四歲的丘逢甲成為臺灣史上最年輕的第一名秀才,而有「東寧才子」的美譽²²。當光緒十年(1884)清法戰爭爆發後,法國佔領越南,西方各國亦覬覦中國這頭肥羊之時,丘逢甲深受刺激,此後更留心於中外事務和西方文化,企圖為國家找出一條民富國強的新路²³,因此可能於此時寫下〈澎

¹⁴ 余怡儒：《吳德功的歷史書寫與時代關懷》，頁 28。

¹⁵ 吳德功為後人所批評乃其身份認同問題，但這非本文所要探討的，且撇開此爭議，吳德功為鄉民所做種種事蹟仍值得後人尊敬。

¹⁶ 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頁 250。

¹⁷ 吳德功〈澎湖賦〉，《臺灣文藝叢誌》第二年第二號，大正 9 年（1920）5 月 15 日，頁 2-4。相關資料請參見許俊雅主編《全臺賦影像集》（下）（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 12 月），頁 476。

¹⁸ 丘逢甲〈澎湖賦〉，《臺灣文藝叢誌》第二年第二號，大正 9 年（1920）5 月 15 日，頁 11-12。參見許俊雅主編《全臺賦影像集》（下），頁 485。

¹⁹ 《臺灣文藝叢誌》（1919-1925），是日治時期刊登古典詩文為主的文學雜誌，由臺中州（今中彰投）知名漢詩人（如林幼春、林獻堂、蔡惠如等）組成的「臺灣文社」所發行。

²⁰ 後隸臺灣府（今臺中）。

²¹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5 月）。

²² 林偉洲：〈丘逢甲〉，收錄於張子文、郭啓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6 年 12 月修訂 1 版），頁 67-68。

²³ 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修訂本）（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年 9 月），頁 29。

湖賦》，提醒清朝政府留意澎湖的重要性，務必守住臺澎這塊寶地。

乙未割臺是丘逢甲人生的轉捩點，當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丘逢甲刺血上書，提倡自主保臺，並創辦義軍，參與臺灣民主國抗日運動，親率義軍武裝抗日²⁴。但丘逢甲在抗日戰爭中挾款「內渡」至中國大陸的行徑為後人所詬病，使其愛國詩人形象受損²⁵。觀丘逢甲著名的《離臺詩》六首可以理解身為「愛國志士」不為人知的辛酸血淚，「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²⁶，無可諱言的，丘逢甲終其一生始終對國家抱有高度的期望，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操，身處太平盛世的我們實在不應過份苛責。

丘逢甲〈澎湖賦〉寫作時間不詳²⁷，從文中亦可知此賦作於清法戰爭後，「至若交人肇釁，法寇茲張，因稽弧矢，遂肆櫓槍」²⁸。此賦首次發表於其逝世八年後的大正九年（1920）《臺灣文藝叢誌》第二年第二號。

3. 洪棄生

洪棄生（1866—1928），彰化鹿港人，本名攀桂，學名一枝，字月樵；臺灣淪陷後，改名繻，字棄生，取用「棄繻生」²⁹或「棄地遺民」之意，表示不忘故國。甲午戰爭割臺之初，曾參與唐景崧、丘逢甲的抗日活動，任中路籌餉局委員。抗日失敗後，潛歸鹿港後，對日人的徵聘毫不妥協，潛心文學創作，記錄日本殖民者的諸種殘暴劣跡³⁰。洪棄生一生著作頗豐，有《寄鶴齋詩集》、《寄鶴齋詩話》、《寄鶴齋駢文集》、《寄鶴齋古文集》、《八州遊記》、《八州詩草》、《中西戰紀》、《瀛海偕亡記》，共約一百八十餘萬字³¹，詳述臺灣社會

²⁴ 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修訂本），頁 56-92。

²⁵ 連雅堂在《臺灣通史》曾為丘逢甲作總評：「逢甲既去，居於嘉應，自號倉海君，慨然有報秦之志。……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驥所笑爾。」吳湯興、徐驥二人皆慘死於抗日戰爭中。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六·列傳八·邱逢甲列傳》（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 3 月六版），頁 783。

²⁶ 〈離臺詩〉六之一：「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鷗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宰相」所指的是與日人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卷十三》，頁 365。

²⁷ 王嘉弘從丘逢甲與洪棄生皆以「洗盡甲兵長不用」為韻推測，認為二人的創作極可能都與唐景崧有關，且寫作地點應在臺南，時間約在同一年月，丁亥年（光緒十三年、西元 1887 年）四月。王嘉弘：《清代臺灣賦的發展》，頁 98。

²⁸ 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頁 261。

²⁹ 乙未割臺後，洪棄生仿照劉向「更生」之例，取《漢書·終軍傳》「棄繻生」之說，改名為繻，字棄生。參考自張子文：〈洪繻〉，《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 338。

³⁰ 張子文：〈洪繻〉，《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 338-339。

³¹ 高嘉謙撰：〈洪棄生〉，參考「臺灣大百科全書～臺灣知識的骨幹」網站：

和歷史狀貌，發揮了不屈不撓的抵抗精神。其中《寄鶴齋駢文集》所收錄的賦作，是目前臺灣賦家中創作數量最多者，多達 34 篇。

相較於吳德功的敦厚妥協與丘逢甲的理想退敗，洪棄生在國族認同部分倒是堅持到底。洪棄生忠於清朝，因此其作品有別於前二位的「義憤填膺」，充滿中國意象。洪棄生〈澎湖賦〉收錄於《寄鶴齋駢文駢文補遺（卷下）》，作於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閏四月初四日，法軍退離臺灣後二年。

（二）清末三篇〈澎湖賦〉所呈現的澎湖地景與風俗

1. 吳德功--地瘠民貧

吳德功〈澎湖賦〉中的澎湖，一言以蔽之，即「地瘠民貧」，他看到的是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苦。

三十六島地瘠民貧，大半編茅作屋；五十嶼沙飛石走，絕少播穀分秧。³²澎湖自古一直是物資缺乏的海中孤島，此乃二大天然因素造成—狂風與鹹雨。澎湖進士蔡廷蘭言鹹雨乃「颶風鼓浪，海水噴沫，漫空潑野，被園穀，草木盡腐。俗名鹹雨，惟澎湖有之」³³。澎湖本身雨水就不多，「若鹹雨一作，則寸草無存。……向來荒凶屢告……」³⁴。澎湖的得與失全因於「海」：

海中荒嶼，地實溷而難耕；波際扁舟，家似浮而鮮業，非不履險，心惶缺糧意怯³⁵。（A、頁 249）

位處臺灣海峽之間的澎湖群島，地勢平坦，附近又無高山阻擋，因此每逢狂風肆虐之季，表土被吹離，鹹雨下不停，但即使是太平日子、無災無難之時，澎湖人亦無法單靠土地貧瘠的農業養家活口，故澎湖人多是「或採捕為生、或治圃以自給」³⁶，男漁女耕，以半漁半農的方式維持生計，足見漁業在澎湖的重要性，「曬密網於蝸廬，捕魚作業；泛輕帆於鯤壑，拾蜃為糧。」（A、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528>（2012/11/25 瀏覽）。

³² 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頁 249。以下凡引用《全臺賦》中吳德功、丘逢甲、洪棄生之〈澎湖賦〉的部分，只在引用處後註明代號與頁數，吳德功之〈澎湖賦〉標為 A；丘逢甲〈澎湖賦〉為 B；洪棄生〈澎湖賦〉為 C，不再另註。

³³ 林豪：《澎湖廳志·卷十一舊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371。

³⁴ 林豪：《澎湖廳志·卷三經政》，頁 98。

³⁵ 筆者按：「海中荒嶼，地實溷而難耕；波際扁舟，家似浮而鮮業，非不履險，心惶缺糧意怯」《全臺賦》斷句疑有誤，原文本為「海中荒嶼，地實溷而難耕。波際扁舟家，似浮而鮮業，非不履險心，惶缺糧意怯」，今改。

³⁶ 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附）澎湖》，收於諸家：《澎湖臺灣紀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9 月），頁 65。

頁 249) 處處可見澎湖人於自宅前曬漁網³⁷，男性出海捕魚，女性則在農閒時至潮間帶撿拾貝螺貼補家計，但因當時漁具簡陋，以木船為主³⁸，所獲仍然有限，許多人總是在擔憂糧食不足中度日，與飢餓拔河。每當狂風吹起時，飢餓一方戰勝了：

所以戛釜銷羹，莫濟燃眉之急；縱使易錢糶穀，難資糊口之供。(A、頁 249)

澎湖不產稻米，必須從臺灣本島或廈門等地輸入，一旦風災降臨時，船隻無法開航，造成了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米的窘境，這也是無法在澎湖永久駐兵的原因之一。順治十八年(1661)4月21日，鄭成功從金門料羅灣出發欲前往臺灣，隔天先抵澎湖暫作休憩，24日卻因大風無法出港，滯留澎島的鄭軍開始出現缺糧情況，故派人到澎湖各島蒐羅，找到的糧食竟只夠大軍一餐之用，幸而28日成功出航至臺灣本島，才解決糧食問題³⁹。由此例即可看出澎湖實非久居良地。

2. 丘逢甲--腥風陋習

對比臺灣本島的歲豐年稔，過著豐足的農業生活，貧窮的澎湖人生活則是農漁參半，因此丘逢甲刻意緊抓這點，藉著貶低澎湖以彰顯澎湖戰略地位的重要。丘逢甲〈澎湖賦〉中的「談瀛客」語氣較為輕狂，澎湖在其眼中就是個既落後又沒文化的地方：

泉鮮漱珠，山非聚米。雲貼水而瘴生，風揚沙而目眯。……染蜃戶同居之習，腥風尚覺難親；⁴⁰讀裸人叢笑之編，陋俗未能盡洗。(B、頁 260-261)

「談瀛客」看不慣澎湖的漁居生活，食物盡是充滿腥味的海物，故把澎湖人的生活方式比擬為孫元衡之詩〈裸人叢笑編〉中的原住民，是異於「文明」的「中原人士」的蠻荒人，道出臺灣本島人對澎湖人的歧視心態。俗語說得

³⁷ 澎湖傳統漁網大多用苧麻和麻黃編成的「黑網」，下過水的漁網上岸後必須立即曬乾，否則容易腐爛。參見林文鎮：《續修澎湖縣志·卷五物產志·第三章傳統漁業的發展》(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年7月)，頁129。

³⁸ 蔡萬生：〈澎湖的海洋產業資源〉，收錄於賴麗惠執行編輯：《澎湖初會四百週年—臺灣全球化的歷史開端系列活動：世界海洋 VS. 澎湖群島系列講座實錄》(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2004年12月)，頁105。

³⁹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臺灣》(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2月)，頁210-221。

⁴⁰ 筆者按：「；」《全臺賦》作「。」，今改。

好，雖然錢非萬能，但沒錢萬萬不能，「窮」一直是澎湖人擺脫不掉的夢魘，因為窮所以沒法過著富足生活；因為窮所以總是等待賑恤；因為窮所以沒能有所建設，窮與落後是一體的。丘逢甲看到了這點，其藉「湖山主人」之口替澎湖人「說情」：「半江紅樹，總是漁居；萬戶青煙，咸羅海物。亦不過因其地之固然，而未可陋其俗之強倔。」(B、頁 262) 澎湖人民生活簡陋非自願，不過是因地制宜，澎湖人可是「萬家之生佛」(B、頁 262)，臺灣需要澎湖這個屏障保護。

3. 洪棄生--異域想像

洪棄生嚮往中國，堅守漢學，「詩文常出現招隱、遊仙、憂憤、遊歷山水等符碼與題材。中原是他詩文裡的文化原鄉，故國神遊與歷史懷古組成了他的詩歌精神。他對臺灣山海的寫作，藉由蓬萊樂園式想像，展現獨特的地方意識」⁴¹，在洪棄生的〈澎湖賦〉裡，澎湖也有類似的中原外的仙境想像：

天塹雄開，神山洞啟。峰直插空，波迴竟底。蜃樓明滅之區，鷗國浮沈之邸。(C、頁 287)

勝地特鍾外海，看颶風怪雨奔馳；奇山不入中原，任駭水驚濤揮洗。(C、頁 287)

〈澎湖賦〉一開頭就以神話語彙描寫澎湖源起，「天塹雄開，神山洞啟」，洪棄生與王必昌都選用了相似的描寫方式，不一樣的作家與書寫年代，澎湖的樣態卻有著有異曲同工之妙，二人都喜歡引用神話典故描摹，「指神山而跨海兮，疑瞬息之能通；駕鼉柱以撐波兮，恍扶搖之可接」⁴²，澎湖是遠離中原的海外孤島，與中原相比別有一番勝景。

曲曲彎彎，蒼蒼鬱鬱。一島一峰，出沒奇崛；半山半水，迴環萃岬。果葉竹篙之澳，浪色玻璃；紅羅烏嵌之波，天光藍蔚。桃花水湧，流接若耶；楊柳漲高，舟通餘不。(C、頁 288)

「果葉竹篙」、「紅羅烏嵌」都是澎湖靠海的小村莊，靜謐無波的海面，讓澎湖顯得無害而可親。洪棄生用了甚為華美卻非真實的辭藻描繪澎湖，音韻諧美、對仗工整、色彩鮮明，彷彿一幅被電腦修飾過、美到不真實的海景，顯現著戰火過後的過份安寧。洪棄生與丘逢甲筆下的澎湖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書寫角度、不同的寫作風格，造就了澎湖的二樣情。

⁴¹ 高嘉謙撰：〈洪棄生〉，參考「臺灣大百科全書～臺灣知識的骨幹」網站。

⁴² 王必昌：〈澎湖賦〉，《全臺賦》，頁 89。

吳德功〈澎湖賦〉寫於光緒十一年（1885）六月之後，吳德功生性淳厚，生長於富有的儒學之家，有著濃厚的人道關懷，所以他所寫的〈澎湖賦〉能客觀而冷靜地將澎湖大小戰役娓娓道來，再點出澎湖的戰略地位為何如此重要。丘逢甲〈澎湖賦〉創作於少年得志時，充滿抱負理想，愛國心切，因此其〈澎湖賦〉採用對比較強烈的語言，先貶抑澎湖風俗地理的低俗惡劣，再以此凸顯澎湖的高軍事價值，希望清廷能重視澎湖軍備，並將自己的一番熱血寄寓於文末。而性格固執、堅持漢學、嚮往祖國的洪棄生，〈澎湖賦〉作於光緒十三年（1887），文中喜用典故和隱晦之語，澎湖曾遭戰爭肆虐的景象因採用中國神話語彙形容，不若上二篇來得寫實明白，澎湖在他筆下頗有蓬萊仙島的異域風情，與丘逢甲筆下的澎湖呈現極大反差。

三、清末三篇〈澎湖賦〉澎湖歷史的書寫

「曠觀古時之軼事，恒見據險以戰爭」（A、頁 249），澎湖的歷史就是一連串戰爭的組合，以下依時推進，看三篇〈澎湖賦〉提到哪些歷史以佐證澎湖重要的戰略地位。

（一）隋、元：設官治理

胡建偉《澎湖紀略》云：「自隋開皇中遣虎賁將陳稜略地澎湖，其名始見於中國」⁴³。相似的記載散見各方志中，但李元春《臺灣志略》卻記載：「元之末，於澎湖設巡檢司以隸同安。中國之建置於是始。」並援引朱景英《海東札記》為證云：「……至海防考有隋開皇中遣虎賁陳稜略澎湖三十六島，郡志據之，語尤可疑。考《隋書》陳稜琉球之役在大業中，而本傳亦無略澎湖三十六島之詞。獨不解當日談海防者何所據而云云也」⁴⁴。故這段歷史是否為澎湖真實歷史，往後各學者自行演繹⁴⁵。但不論真偽，至少澎湖之名自此事件起，故吳德功寫：

隋將陳稜畧地，不遺荒服；元臣兀可探險，亦計水程。（A、頁 249）
相較於隋代的不確定，澎湖的歷史明確被《新元史·島夷諸國傳》記載：「海外島夷之族，澎湖最近，分三十六島，有七澳介其間。其地屬泉州晉泉縣，

⁴³ 胡建偉：《澎湖紀略·卷之二地理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1年6月），頁13。

⁴⁴ 李元春：《臺灣志略·卷一地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9月），頁1-2。

⁴⁵ 儘管李元春《臺灣志略》收進了清朱景英《海東札記》的懷疑立場，但其他方志如《澎湖紀略》、《海防考》、清魏源著《聖武記》、余文儀《臺灣府志》、林豪《澎湖廳志》皆言陳稜於隋時曾略地至澎湖。因史家見解各不相同，陳稜是否真的到過澎湖已是歷史之謎。這些舊志的整理請見蔡立平：《澎湖通史·卷二開拓史》（臺北：聯鳴文化公司，1987年8月），頁112-113。

土人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採魚蝦爲食，至元初設巡檢司」⁴⁶。澎湖於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設官治理，是臺澎最早設官的縣市。元代會在澎湖設置巡檢司治理，也是看中其海中形勢險要，對於攻打日本頗有助益。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大舉伐日失利，收軍回國途中見澎湖海上戰略位置重要，諸將乃奏請設治，澎湖巡檢司的設置直到元末順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廢止，共計 86 年。⁴⁷

（二）明末：紛亂時局

1. 盜賊躲藏地

明嘉靖中葉以後，隨著朝廷的腐敗，百姓流離困苦，反抗四起，造成中國南方海域倭寇與盜賊流竄，直到萬曆初年，才在明朝將領俞大猷、戚繼光等人的圍剿下，逐漸平息⁴⁸：

嗣逃竄乎流寇，感遷徙於前明。曾一本之負隅，旋被戚公撲滅；林道乾之聚眾，復勞俞帥徂征。（A、頁 249）

「戚公」與「俞帥」是指明代剿倭名將戚繼光與俞大猷。戚繼光是否曾追擊過曾一本，目前查無相關資料，但戚、俞二人都是同時代的名將，也許是文人爲了修辭而如此安排，但至少這四句在音韻對仗上和諧工整。曾一本和林道乾原是活躍於嘉靖年間的海上大盜吳平的二名部屬，後來成爲中國東南沿海最猖獗的兩大海盜集團。曾一本，廣東籍，主要活動範圍於廣東、澳門一帶，未曾到過臺灣，曾被俞大猷、李錫閩合敗，後被王詔擒拿，未幾病故⁴⁹。林道乾，亦是廣東籍，乃當時海盜中最早與臺灣發生關係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被俞大猷追擊，經澎湖逃往臺灣，後逃至南洋；但有另一說法，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被俞大猷追擊至臺灣北港，再被追至澎湖，俞大猷見澎湖水域危險，故留下部份兵力駐守澎湖，後林道乾自臺南逃至南洋，不知所終⁵⁰。俞大猷看到了澎湖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離開澎湖後，曾奏請朝廷恢復澎湖設置，這才又設了「澎湖巡檢司」，但在俞大猷去職後，再度廢止。⁵¹

2. 荷人佔據

⁴⁶ 柯劭忞：《新元史·卷二五三〈外國列傳·島夷諸國傳〉》（臺北：世界書局，1978年），頁 1442。

⁴⁷ 蔡平立：《澎湖通史·卷三建治史》，頁 117-119。

⁴⁸ 遠流臺灣館編著：《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2000年9月），頁 12。

⁴⁹ 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323-324。

⁵⁰ 遠流臺灣館編著：《臺灣史小事典》，頁 12。

⁵¹ 此段歷史請參見蔡平立：《澎湖通史》，頁 137-138。

明末政局紛亂，澎湖這塊難以管轄的戰略寶地，總在外人欲意搶奪之後才會再度受到重視：

迨紅毛之季年，荒島曾經設戍；及延平王之建國，要隘更置重兵。(A、頁 249)

萬曆三十二年（1604）八月，荷蘭人韋麻郎（Wijbrand Van Waerwijck）趁無汛兵防守之季節，輕易攻佔澎湖。明朝福建總兵施德政派都司沈有容，至澎湖與荷人議談，軟硬兼施，待在澎湖近 131 天後的荷蘭人終於退出澎湖⁵²。但在天啓四年（1624）七月荷蘭人再度佔領澎湖，並在風櫃尾修築紅毛城，因為荷人認為澎湖「不但為各島中最便利，而且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倘欲佔領此地時，我處近泉州（漳州？）Chinchiew，且面對福爾摩沙島，并得以扼制其最便利之港灣又有通臺窩灣（安平）航路之利益」⁵³。天啓四年（1624）八月，荷人被明軍驅逐，離開澎湖而移佔臺灣本島⁵⁴。而曾以澎湖為跳板攻佔臺南的鄭成功，當然明白澎湖海中形勢的重要性，故在驅離荷人後，於澎湖設下重兵，防止荷人再犯。

（三）明鄭：興亡之關鍵戰役

吳德功與丘逢甲在鄭氏王朝興與亡的部分多所描述，可能是因為此段歷史較為有名之外，也因澎湖在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1. 明鄭之興—鄭荷之戰

丘逢甲正面描寫鄭成功為國的努力：

明當失鹿，鄭奮長鯨。當金鷺之難守，值甲螺之遠迎，門戶已撤，風濤不生。留不髮之數莖，竊靖王借來此土。逐紅毛之萬隊，荷蘭國遽讓其誠。(B、頁 261)

鄭成功無法為逐漸頹敗的明朝力挽狂瀾，「明當失鹿，鄭奮長鯨」二句對得極好，明朝政府失去人心的同時也失去了大片江山，只能單靠鄭成功這位騎鯨英雄找個棲身之地再圖奮力一搏。「金鷺」位於廈門，「甲螺」則在臺南，一個難守，一個遠迎，表示大陸已然失守，鄭成功只好退居海外暫留臺南，韜

⁵²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臺灣》，頁 116-117。

⁵³ 郭輝譯：〈序說〉，《巴達維亞城日記》第 1 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0 年 6 月），頁 12-13。

⁵⁴ 荷蘭佔領臺灣是在明朝政府的許可下，荷人願意妥協退出澎湖是因為雙方定下和約達成三項協定：1. 荷蘭退出澎湖；2. 離開澎湖後可佔領臺灣；3. 荷人仍可與明帝國通商。李筱峰：《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上）戰前篇（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2008 年 5 月第一版 24 刷），頁 15。

光養晦等待「反攻」時機，而「遠迎」似乎含著歡迎鄭成功到來的意味。康熙二年（1663）明朝朱氏血脈「寧靖王」與遺老皆隨鄭成功從廈門來到臺南，但是當時臺南已有從澎湖退至臺灣「定居」的荷蘭人，鄭、荷二軍一番激戰後，鄭成功結束了荷蘭在臺 38 年的統治。「荷蘭國遠讓其誠」一語用得似乎過於自滿，因當時荷蘭在臺勢力頗有根基，鄭成功逼荷人開城請降就花了近十個月的時間（1661 年 4 月～1662 年 2 月）。⁵⁵

2. 明鄭之亡--施、劉關鍵之戰

丘逢甲談到鄭成功驅逐荷蘭這段輝煌歷史，而吳德功則花較多篇幅描寫施琅、劉國軒在澎的關鍵一戰：

李安溪奏留厥土，施靖海專閩請纓。先收西嶼，後定東瀛，駕龍艘以破浪，統虎旅而鳴鉦。從八罩以先登，劉國軒幾乎披擄；訂三冬而前進，馮錫範早已行成。向非狗沙駐旅，虎井揚舡，鹿耳鯤身，無不闢稱天龍舟鷁首。詎能直搗安平，始知眾島為全臺之門戶，諸澳亦閩閩之干城也。（A、頁 249-250）

李安溪乃指李光地，是康熙時期著名政治家、理學家，施靖海則是施琅。施琅本為鄭成功守下一員大將，因與鄭成功起衝突，而被鄭成功殺其父與弟。施琅逃離鄭氏王朝後，誓言報復，曾上書〈臺灣棄留疏〉及〈陳臺灣棄留利害疏〉等，疏中建議康熙皇帝將臺灣收入版圖，但都被駁回，而李光地正是不斷保薦施琅的有力人士。十六年後，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終獲康熙首肯，帶領清軍一償宿願。「先收西嶼，後定東瀛，駕龍艘以破浪，統虎旅而鳴鉦」，此處是說施琅的軍隊勢如破竹，「龍艘」對「虎旅」，「破浪」對「鳴鉦」，在在顯示清軍的勇猛驍戰。但在這裡文人同樣採用了誇飾法，因為施琅與鄭家大將劉國軒之戰並不輕鬆，「從八罩以先登，劉國軒幾乎披擄」，實際上施琅曾經被砲傷而退至八罩島（今望安島），後靠人多勢眾之勢，採「梅花戰術」⁵⁶，以五對一的方式反回圍攻劉國軒帶領的鄭軍，讓慘敗的劉國軒只能倉皇從吼門（跨海大橋下的水道）逃回臺灣。當澎湖被施琅攻下後，「馮錫範早已行成」，鄭克塽願派宰相馮錫範來澎議和，不再做困獸之鬥。

「狗沙駐旅，虎井揚舡」，狗沙嶼在八罩島北邊，施琅軍隊駐紮在此，再一步步向北成功進取虎井嶼，進而北攻西嶼，使鄭軍步步潰敗。文後一段再

⁵⁵ 李筱峰：〈鄭成功攻佔臺灣〉，《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上）戰前篇，頁 37。

⁵⁶ 吳英謀曰：「今我眾彼寡，宜用五梅花陣法，分頭迎敵，令數船專攻一船，使指臂相依，心力齊一，蔑不勝矣。」見林豪：《澎湖廳志·卷十一舊事》，頁 355。

三強調澎湖失守導致鄭氏王朝願降，故此事讓眾人「始知眾島為全臺之門戶，諸澳亦閩閩之干城也」。比起丘逢甲寫施琅一段，吳德功這一段的文采更勝一籌，不但歷史功課做足，且放入駢文之中，渾然一體不顯慙恂，娓娓道來論理清晰，非空談也。

反觀丘逢甲描寫施琅攻澎之戰：

當六月而興師，且看天妃效順。喜六軍之得水，又教師井留名。故宜設勁旅於千營，鮫人听令；⁵⁷又何論奏膚功於七日，鴨母稱兵。(B、261)

前面四句是關於施琅的傳說，一是施琅攻澎時有媽祖庇佑，二是大軍待在澎湖缺水，幸有施琅以劍插地而得泉水之「將軍井」。後四句做結論是澎湖「宜設勁旅於千營」，如此便不怕鴨母王朱一貴事件重演⁵⁸，遠水救不了近火，同樣點出了澎湖的戰略地位，但不若吳德功文采優美、內容緊湊。

(四) 清末：戰火再起

最後再談洪棄生描寫澎湖遭戰火荼毒的景象，洪棄生沒有點明是哪一場戰爭，只用典故與譬喻形容澎湖遭遇戰爭的情形，一樣是充滿異域的詭譎氛圍：

妖氛起，小醜興。施跋扈，肆櫓槍。沙含小蜮，浪噴狂鯨。越子射錢塘之劍，胥濤沸吳門之聲。教戰昆明，劫灰長在；興戈赤壁，燹火頻驚。鼙鼓逢逢，馮夷凌波而起舞；鮫師陣陣，蝸象倚浪以橫行，孃媽宮前，蛟龍未斬；將軍嶼上，魚鼈皆兵。(C、頁 287)

前面四句「妖氛起，小醜興。施跋扈，肆櫓槍」，漫談外來者對澎湖的侵略景況，因此「沙含小蜮，浪噴狂鯨」，陸海都是可怕的侵略者。後面四句則以中國典故比喻，春秋時代越、吳戰爭，以及昆明、赤壁等地常是戰火連連。「鼙鼓逢逢，馮夷凌波而起舞；鮫師陣陣，蝸象倚浪以橫行」，描寫入侵澎湖者橫行無阻的樣態，「鼙鼓」好比槍砲，「鮫師」正是軍隊，媽宮前，澎湖各島上無不被無情的戰火掃過。

同樣是寫澎湖的歷史，三篇〈澎湖賦〉卻是從不同角度切入。由於「曠觀古時之軼事，恒見據險以戰爭」(A、頁 249)，吳德功遂從隋、元、明、清，依照時序娓娓道來各朝代澎湖曾經遭遇過的大小戰役，尤其施琅攻克澎湖一

⁵⁷ 筆者按：「；」《全臺賦》作「。」，今改。

⁵⁸ 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於今高雄縣內發動民變，勢如破竹，當地官軍抵擋不住，文武官員紛紛攜帶家眷逃往澎湖，後施琅之子施世驃(時任福建水師提督)率兵渡臺平亂，七日內徹底瓦解朱一貴的王朝。詳見遠流臺灣館編著：《臺灣史小事典》，頁 45。

戰更是詳細加以描繪，因為此戰最能凸顯澎湖海上形勢的重要。而丘逢甲描寫澎湖歷史只在明末、清初的幾場戰役，但較之吳德功，丘逢甲花了更多篇幅描寫「現況」，寫法軍攻澎後導致臺灣岌岌可危的情勢，最後「幸諒山之告捷，遂海島之胥康」(B、262)，由此可見澎湖實為海峽兩岸的「津梁」。雖然洪棄生〈澎湖賦〉第四段沒有明說澎湖是慘遭哪個「小醜」屠殺，但其在題後註明寫作日期為「丁亥閏四月初四日」，是法軍離臺後二年之作品，故可推測此「小醜」應是法軍，洪棄生寫澎湖的歷史著重在意象而非史實。

四、清法戰爭與澎湖的海防戰略位置

由於清末三篇〈澎湖賦〉的寫作目的都是為了警惕當局注意澎湖的海防位置，希望清廷能勵精圖治，好好在澎湖做好防禦工作以抵擋外侮（所以才有後來的媽宮城）。因此文章一開頭，問者「天涯逸客」和「談瀛客」對澎湖的地理人文環境評價甚低，藉以凸顯「何以地且視若雄藩，而何以官且設乎貳尹，而何以運艘不惜其遙通，而何以設科亦勤其汲引」(B、頁 261)，其實這樣的感受，向來都是當政者想主控澎湖卻又想放棄的矛盾心情。

早在王必昌〈澎湖賦〉中首段即提到澎湖「碁布星羅，控臺疆之扼要」⁵⁹，散佈於臺灣海峽上的澎湖群島，向來是前往臺灣本島的鎖鑰，因為「乃者帆指臺員，棹停彭蠡」(B、260)。在清領中葉以前，此鎖鑰乃獨一無二，因為當時澎湖是臺廈航線的「唯一正口」⁶⁰。王必昌〈澎湖賦〉刊載於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臺灣縣志》裡，因此澎湖能「控臺疆之扼要」。只是太平日子過久了，自施琅滅鄭(1683)至清法戰爭攻澎(1885)，二百年足夠讓人淡忘危機，自然不見澎湖的「價值」，如今一場戰爭再次凸顯澎湖的重要。在討論文人為何如此重視澎湖海防前，先探討清法戰爭的起因與時空背景，因為這三篇文章皆與當時緊張的社會氛圍息息相關。後談作者如何看待澎湖的戰略地位並提出哪些建議。

(一) 〈澎湖賦〉的時代背景--清法戰爭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

⁵⁹ 王必昌：〈澎湖賦〉，《全臺賦》，頁 88。

⁶⁰ 許毓良將清代媽宮的航線與海防變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商港的榮耀：為一正口時期(1684-1783)的航線與海防」；第二階段「商港乎？漁港乎？：多正口與媽宮地位的下降(1784~1874)」；第三階段「走向軍港的功能；建省前後媽宮的轉型(1875~1895)」，由此可看出媽宮做為澎湖港口的興衰與型態。請參見許毓良：《清代澎湖媽宮的發展—航線與海防變遷的歷史觀察》，《澎湖研究第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8年12月)，頁 106。

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闇昧，尙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⁶¹光緒十年（1884）清法戰爭結束，知識份子莫不想為積弱的國家發出鏗鏘之音，提出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方法。描寫法侵澎的相關古典詩僅見李光漢〈後海疆之戰澎湖〉、陳梅鋒〈佛蘭西攻澎〉，但意想不到的的是在此時竟有三篇相關賦作，同時都注意到澎湖在此戰爭中所佔有的重要位置，藉由文學創作提出個人看法與建議。

澎湖的大歷史是由許許多多大小的戰役所組成，元代是爭伐日本的中繼站，明末流寇肆虐、荷人佔據，鄭成功攻往臺南前在澎湖稍作休息，鄭克塽降清的關鍵之戰發生在澎湖內海，以及澎湖也是清代臺灣海盜躲藏地之一，當政者並非不知澎湖是海上防禦的重要地（甚至比較在意澎湖而不重視臺灣），但因澎湖先天不良，氣候環境惡劣，加上後天失調，經常有海盜出沒，向來難以長期管理，當政者皆不願積極治理。直到「走西仔反」事件爆發，清朝政府才願意正式投入大量人力金錢建設澎湖。

「走西仔反」乃民間俗稱法軍於清法戰爭中攻臺事件。事件的開始，源自於清、法爲了越南主權問題，二國前後爭執近十年，光緒八年（1882）形勢日益嚴重，光緒十年（1884）六月以後，法國欲在中國本土開闢第二戰場，藉以脅迫清朝政府屈服，其目標是福建省城福州和臺灣的基隆，然臺灣早在劉銘傳的勘查下已有布防，法軍於八月時進攻基隆受挫，轉而悄悄轉移戰地到馬江（閩江口）並突襲成功，馬尾造船廠及沿江砲臺被毀，法軍終於成功掌握臺灣海峽的制海權⁶²。於是遠東艦隊總司令孤拔（Anatole Courbet）海軍上將親帥法軍前往並封鎖臺灣海峽各海口近半年，從光緒十年（1884）10月23日起到隔年（1885）4月16日止，期間法國人在島上不斷遭到臺灣人的頑強抵抗，住在淡水的英國人也未支持法國，法軍攻打淡水未果，又飽受瘧疾剝奪生命的威脅，因此連孤拔都對這項任務感到失望⁶³。三月底，爲了潤飾戰果並尋找後勤補給地，孤拔率領一部份軍艦與人員攻佔澎湖，輕而易舉的只用了三天（29~31日）的時間便攻下澎湖，使法軍士氣大振，但在此同時西

⁶¹ 魯迅：〈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譴責小說〉，《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3月），頁416。

⁶² 陳在正：《臺灣海疆史》（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3年3月），頁224-225。

⁶³ 法軍在基隆一段，參考白尚德（Chantal ZHENG）著，鄭順德（Shun de ZHENG）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1999年6月），頁110-115。

南戰場上，清軍克服越南諒山，大敗法軍，改變清、法間的戰況，走向議和局面。四月 4 日清、法兩國簽訂和約，越南歸屬法國，6 月 21 日法軍撤離基隆，7 月 22 日撤離澎湖。清法戰爭促使清朝政府正視臺灣澎湖戰略位置的重要性，故當年（1885）十月即決定臺灣正式建省，並派遣對抗「走西仔反」有功的劉銘傳出任第一任巡撫。⁶⁴

（二）臺灣的隘口－澎湖

在解釋澎湖戰略地位之前，吳德功與丘逢甲都用中國史上幾個著名的隘口先說明戰爭中「隘口」之重要性：

爭江南者，競據武昌；入蜀都者，先爭巫峽。（A、頁 249）

入秦者何為先據函關，破蜀者何以先爭巫峽？（B、頁 261）

武昌、巫峽、函關在歷史上都曾發生幾個關鍵戰役。三國時代，孫權成功抵抗曹操六十萬大軍南下而得以延續國命之戰，即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雙方交戰之地就是武昌，武昌亦因此得名（當地因武而昌）；巫峽是長江三峽的第二段，因當地疊嶂層巒，欲入蜀只能從此道，一旦巫峽得手，蜀國唾手可得；函關即函谷關，是中國古代著名關隘，位於今河南省，此關地處深險谷地，地勢險要，窄處只能容一輛馬車通，且附近丘巒起伏，函關谷底成為附近地區唯一東西向平坦的通道，自然成為軍事要衝，戰國時，秦國在函谷關成功抵禦住六國聯軍的攻勢⁶⁵。因此，自古以來隘口在戰爭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澎湖正是臺灣本島之隘口。

解釋完隘口的重要性後，吳、丘二人再以史實佐證澎湖一直是臺灣要衝的歷史，重申澎湖位處要地，文章逐步深入探討，立論有據更具說服力。吳、丘二篇〈澎湖賦〉都寫下不少與澎湖相關戰役，顯見二人的用功博學，相信許多土生土長的澎湖人是聞所未聞。

雖然洪棄生在賦正文中並無提及澎湖於臺海的重要性，但其在序文裡寫了二段歷史，以資證明澎湖就是臺灣的門戶、隘口：

其水遠通諸夷，近接臺灣，為內地之外戶，為臺地之輔車。故施靖海攻鄭氏，破臺灣，必先破澎湖；藍軍門攻朱賊，得澎湖，而遂得臺灣⁶⁶，則其為國家要害，又不僅在形勝已耳。（C、頁 286-287）

⁶⁴ 李筱峰：〈走西仔反〉，《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上）戰前篇，頁 92-93。

⁶⁵ 以上資料參考「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⁶⁶ 藍軍門指南澳總兵藍廷珍，此小段寫藍廷珍追捕「鴨母王」朱一貴事件。

時代更迭，當清朝政府開放增加通往臺灣本島的港口，馬公港地位下降後，再輝煌的歷史也已是回憶，比如曾經摩肩擦踵、人聲鼎沸的鹿港街道，君不見徒剩空盪巷弄，因為科技進步，大船隻已無法駛入逐漸淤積的鹿港，港口逐漸沒落。那麼為何清末詩人仍要再三強調澎湖的海上地位？澎湖為何仍是臺灣本島的重要關口？文人有此想法全拜清法戰爭提醒：

斯島之廢興，似與臺陽相表裏。如廣東之瓊島，互作輔車；若上海之舟山，依為唇齒。觀法寇之憑陵，洵令人而髮指。既圖福省，竟從馬尾以興師；欲噬臺疆，先向澎洋以戾止。詎知無形之險莫窮，有形之險難恃。（A、250）

澎湖與臺灣的關係，正如廣東省與瓊島（今名海南島）、上海市與舟山島，都是表裡相濟、輔車相依、唇齒共相的關係，一旦澎湖被攻破，海南島被佔、舟山島落入敵方手裡，那麼臺灣、廣東和上海再無回天之力，遲早跟著覆滅。吳德功進一步再以目前局勢舉例，法軍欲佔領福州市，就從馬尾突襲⁶⁷，因而成功掌握臺灣海峽的制海權。所以久佔基隆卻拿不下臺灣的法軍，便想先從澎湖下手，以控制臺灣本島。

（三）建設澎湖、保衛臺灣

澎湖「港叉錯落，恰隣黑水之鄉；沙汕縱橫，幾歷紅羊之劫。斯境關係匪少，每為群盜所遁逃；此土防禦宜周，當置雄師以彈壓焉。」（A、頁 249）澎湖附近海域危險，有惡名昭彰的黑水溝、紅水溝，以及肉眼無法探測的大小淺灘，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屍骨因此藏身大海，但此險境亦是優勢，是穿越臺灣海峽的一個極好休憩點，所以荷人再三據之作為通商中繼站，海盜利用形勢複雜的群島躲過官兵追捕，故欲把澎湖作為海防之地就應有所建樹並置入大批軍隊。「詎知無形之險莫窮，有形之險難恃」，吳德功點出了戰爭中形勢的重要性，從馬江之役的輕忽導致慘敗即可得到教訓，進而提出建言「扼重洋以嚴保障，建海國之屏藩；據要隘以善籌防，作中流之柱砥。」（A、頁 250）吳德功論點條理分明，所舉之例正與臺澎關係相似，極有說服力，最後再次申明加強澎湖防禦之必要。

丘逢甲進一步具體分析澎湖群島在清法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意識到戰爭中形勢決定勝敗，進而提出看法：

⁶⁷ 馬尾乃指馬尾港，是福州市東南方的一個小市鎮，位於中國沿海的閩江入海口，是福建的海上門戶。此役亦是史上著名的「馬江之役」，或稱「閩江口之役」、「甲申之役」，中國海軍大敗，曾是全國海軍領頭羊的福建艦隊從此一蹶不振。

至若交人肇釁，法寇茲張，因稽弧矢，遂肆機槍。向使他族久據，兵威莫揚。將扼吭拊背之惟危，淡江已勞堵禦；亦跋尾嚙胡之並瘁，嵌城先撤關防。遙接則牙艦莫通，勢已隔七更之水；內渡則羽書實阻，軍將持三日之糧。幸諒山之告捷，遂海島之胥康。蓋臺為七省之襟帶，澎實兩郡之津梁。則當分區建省之初，規模大備；而為設鎮增兵之舉，計畫誠長。⁶⁸（B、頁 261-262）

在法軍攻澎前，法軍已封鎖北臺灣半年之久，如今澎湖落入其手，如果態勢再持續下去，不僅「兵威莫揚」，臺灣亦危在旦夕。劉銘傳在光緒十年（1884）法軍轉攻基隆前會上奏：「綜計全臺防務，臺南以澎湖為鎖鑰，臺北以基隆為咽喉。澎湖一島，獨嶼孤懸，皆非兵船不能扼守。」⁶⁹澎湖失守，導致臺南嵌城岌岌可危需預先撤離，因為澎湖與廈門相隔七更之水⁷⁰，臺灣、廈門之間若無此中繼站，那麼不僅協助的軍艦無法即時抵達臺灣，書信的往返以及糧食供應也是個難解問題，臺灣失守將是遲早之事。

幸好在澎湖淪陷時，清軍於越南諒山大敗法軍，獲得議和空間，臺灣得以喘息。「蓋臺為七省之襟帶，澎實兩郡之津梁」，臺灣是沿海七省的屏障，而澎湖卻是臺灣聯繫大陸的重要橋樑，吳德功以大陸上重要關口比擬澎湖，丘逢甲則是直接點出清法戰爭中澎湖是影響未來戰況的關鍵區域，二者立論有據，比喻得當。但是建言應能具體落實否則一切只是空談。丘逢甲認為讀書人的想法需與時俱進，「僅讀書而莫通時務，徒誇目識一丁；何如籌邊而預講地形，乃屬胸藏萬甲。」（B、頁 261）讀書人不僅時務要通，也要懂得「紙上談兵」，此篇〈澎湖賦〉正表現出丘逢甲身為讀書人的宏觀遠見。可惜吳、丘二人只是不斷強調澎湖是臺灣本島的樊籬，佔有重要位置，必須積極建設防禦，但二人皆未能提出具體實行方案，這也是中國文人向來共有的弊病，空有理想、理論卻無法真正實踐。再看洪棄生〈澎湖賦〉在此部分並無提出任何建議，不見任何慷慨激昂的理想抱負，僅在文末寫道：「江山半壁，為甌閩來往之津；城郭千家，備臺地屏翰之用。」（C、頁 288）文中大部分是在詠

⁶⁸ 此段引文《全臺賦》標點符號疑有誤，原文本為「將扼吭拊背之惟危，淡江已勞堵禦。亦跋尾嚙胡之並瘁，嵌城先撤關防。遙接則牙艦莫通，勢已隔七更之水，內渡則羽書實阻，軍將持三日之糧。……則當分區建省之初，規模大備。而為設鎮增兵之舉，計畫誠長。」今改。

⁶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6月），頁165。

⁷⁰ 胡建偉：《澎湖紀略·卷之一天文紀》，頁3。

歎美景並暗藏反戰思想，敘說著澎湖遭逢戰火時的烽煙四起與之後的桃源安樂、浪恬波靜。洪棄生以一種更深沈的話語，摒棄個人私心，真誠地喟嘆這些命運多舛的島群。

五、代結論--文人的期許與失落

(一) 理想與期許

三篇〈澎湖賦〉各有特色，吳德功與丘逢甲都是藉由賦體常見的問答方式帶出作者見解。吳德功筆下的「天涯逸客」態度客氣，彷彿純粹對澎湖一地有著好奇而詢問當地人「澎島主人」對家鄉的看法，因此「澎島主人」詳細道來澎湖自隋代的疑史到鄭氏王朝滅亡，第三段吳德功化身為「天涯逸客」，先大罵「法寇」，而後說明澎湖群島防備的重要。雖然吳賦只分三段，但已足夠，首段是澎湖地理環境簡介，中段是依時序敘寫澎湖經歷的大小戰役，末段才是重點，抒發作者已見。全篇論點清晰，行文流暢，將澎湖的歷史化繁為簡，融入賦中，堪稱佳作。

丘逢甲筆下的「談瀛客」，不若「天涯逸客」般持客觀立場發問，而是帶有貶抑的眼光，連用四個「豈」句懷疑澎湖的「價值」：「豈不毛之地，要害攸關？豈足魚之民，古風未泯？豈建牙於海島，利也實多？豈投網於珊瑚，取之無盡？」此時，丘逢甲化身為「湖山主人」，一口氣論述了臺、澎輔車之勢、明鄭之興起滅亡。第五段轉回現實面，也是丘逢甲論點最精彩之處，看準當前臺海戰勢，冷靜分析澎湖失守的後果，保澎就是救臺。最後，「客於是帖然心降，倏然神縱」(B、頁 262)，間接稱讚作者自己的議論。末句以「更將捧日抒誠，實學相期於適用」(B、頁 262)，顯示讀書人對自己的期許，也是為國盡忠之誠。

洪棄生〈澎湖賦〉的寫法，與前二人大不同，純粹是為了抒發情感，為澎湖這個化外桃源戰雲密布而感到不捨，為反戰而溫情喊話，所以洪棄生的書寫重點著重在「澎湖」這塊土地，澎湖的過去與現在，籠罩在硝煙彈雨之中的慘狀，戰火停歇的美好寧靜，前後形成強烈對比，洪棄生心疼的是斯人斯地，把關懷化為字字句句，展現文人悲天憫人的情懷。

「澎湖」在三人筆下，呈現不同風貌，同樣的歷史，切入的角度卻不同，但三人最終的目的還是希望能喚醒國家當局正視澎湖防禦，因為澎湖是臺灣的最後屏障，一旦澎湖淪陷，臺灣遲早落入異族之手。丘逢甲與洪棄生的〈澎湖賦〉皆採「洗盡甲兵長不用」為韻，已直接透露文人寫作此篇的目的與理想。押韻的七字源自杜甫七言古體長詩〈洗兵馬〉之詩，其詩末二句為：「安

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杜甫〈洗兵馬〉充滿詩人關切國家命運的心境，傳達了樂觀的信念，是首展望勝利的頌詩，這也是丘、洪二人的心境寫照，他們都期待清朝政府能有所作為，保障臺澎安全，不受戰爭威脅。

（二）失落與遁逃

當事件成爲歷史，後人回頭看當時人們的努力掙扎與迫切希望，只感無限辛酸。自法軍踏上澎湖土地之後，舉國沸騰，在一片重新檢討軍事防禦組織與設施的聲浪中，劉銘傳開始著手整頓澎湖的實質防務，多項有關防務的工程於媽宮開展，一如所有人的期望，媽宮的軍事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峰。光緒十三年（1887）十二月，當時新任澎湖總兵的吳宏洛親自建造媽宮城，並設火藥庫、水雷局、電報局等軍事設施，不到二年便已完工⁷¹。整個媽宮城的空間佈局與建設都是在「提升戰力」的大前提下。但是媽宮城的建造缺乏完整而全面性的計畫和開發，是以大陸封閉城牆的防禦觀念，且急就章的情況下完成。光緒二十一年（1895），虎視眈眈已久的日軍來襲，離建造好不到六年光景，媽宮城的不堪一擊就在日本現代化軍隊的手下顯露無遺⁷²。當澎湖迅速落入日軍手中後，全臺繼而發起抗日活動，無止境的殺戮，看不見未來的掙扎，吳德功選擇隱世，丘逢甲內渡大陸，洪棄生以自己的方式持續抗日，三位文人盡情揮灑的滿腔熱血付諸東流，「洗盡甲兵長不用」的心願已然消逝，令人不勝歎噓！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一）相關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

1. 久保天隨：《澎湖遊草》，作者自印，1933年。
2. 洪棄生：《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31日。
3.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5月31日。
4. 曹明綱：《賦學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1月。
5. 詹杭倫：《清代賦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2月1日。

⁷¹ 張玉璜：《媽宮(1604~1945)：一個臺灣傳統城鎮空間現代化變遷之研究》（澎湖縣：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12月），頁46-50。

⁷² 媽宮城圍建在目前馬公市區，位在澎湖本島西邊，但日本軍隊卻選擇從澎湖本島東岸龍門港附近的真正角登陸，輕易避開以媽宮城爲防禦中心的火砲攻擊，登岸隔天即攻下地勢最高的拱北砲臺，清軍如面對法軍一樣，幾天內全澎淪陷，落入日軍之手。張玉璜：《媽宮(1604~1945)：一個臺灣傳統城鎮空間現代化變遷之研究》，頁62。

- 6.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 12 月。
- 7.許俊雅主編《全臺賦影像集》（下），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 12 月。
- 8.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第 11 冊，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年 4 月 1 日。
- 9.游適宏：《試賦與識賦：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 年 11 月。
- 10.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 年 3 月 1 日。

（二）相關史料、方志等

- 1.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 1 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 年 6 月。
- 2.柯劭忞：《新元史》，臺北：世界書局，1978 年。
- 3.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 3 月 6 版。
- 4.蔡立平：《澎湖通史》，臺北：聯鳴文化公司，1987 年 8 月 15 日。
- 5.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5 月 31 日。
- 6.吳德功：《戴案紀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5 月 31 日。
- 7.胡建偉：《澎湖紀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30 日。
- 8.林豪：《澎湖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30 日。
- 9.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收於諸家《澎湖臺灣紀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9 月。
- 10.李元春：《臺灣志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9 月 30 日。
- 11.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6 月 30 日。
- 12.張玉璜：《媽宮（1604—1945）：一個臺灣傳統城鎮空間現代化變遷之研究》，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 12 月。
- 13.白尙德（Chantal ZHENG）著，鄭順德（Shun de ZHENG）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1999 年 6 月。
- 14.遠流臺灣館編著：《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 9 月 5 日。
- 15.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16.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臺灣》，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年 2 月 22 日。
- 17.陳在正：《臺灣海疆史》，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3 年 3 月 1 日。

- 18.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修訂本），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9月18日。
- 19.林文鎮：《續修澎湖縣志·卷五物產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年7月。
- 20.張子文、郭啓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6年12月修訂1版。
- 21.李筱峰：《臺灣史100件大事》（上）戰前篇，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5月第一版24刷。

二、一般論文、單篇文章

- 1.蔡萬生：〈澎湖的海洋產業資源〉，賴麗惠執行編輯：《澎湖初會四百週年—臺灣全球化的歷史開端系列活動：世界海洋 VS.澎湖群島系列講座實錄》，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2004年12月。
- 2.許俊雅：〈導論〉，《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2月。
- 3.施懿琳：〈（吳德功）提要〉，全臺詩編輯小組：《全臺詩》第10冊，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4月。
- 4.許毓良：〈清代澎湖媽宮的發展—航線與海防變遷的歷史觀察〉，《澎湖研究第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8年12月。

三、學位論文

- 1.塗怡萱：《清代邊疆輿地賦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 2.王嘉弘：《清代臺灣賦的發展》，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 3.余怡儒：《吳德功的歷史書寫與時代關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 4.劉萱萱：《海洋、歷史與風土--臺灣古典詩中的澎湖書寫(1661~1945)》，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1年。

四、網站

- 1.高嘉謙撰：〈洪棄生〉，「臺灣大百科全書～臺灣知識的骨幹」網站：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528>
- 2.「博客來」網站：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china/chinafile.php?item=CN10091346&>
- 3.「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